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

长短经(二)

责任编辑：陈国勇

(70)



v. 2

广州出版社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长 短 经

(二)

(70)

广州出版社

1778704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古典文学/丛书. 陈国勇 主编. 广州出版社. 2003. 2

ISBN 7-5363-3732-9/Z·419

I. 中华... II. 古... III. 文学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2275 号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主 编:陈国勇

广州出版社

广州凯旋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416.5

版次:200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3000套

书号 ISBN 7-5363-3732-9/Z·419

定价:(全套 98 本)868.80 元

是非第十四

夫损益殊涂，质文异政，或尚权以经纬，或敦道以镇俗。是故前志垂教，今皆可以理违。何以明之？是曰。《大雅》云：“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”《易》曰：“天地之大德曰生。”非曰。《语》曰：“士见危致命。”又曰：“君子有杀身以成仁，无求生以害仁。”是曰。《管子》曰：“疑今者察之古，不知来者视之往。”古语曰：“与死人同病者，不可生也；与亡国同行者，不可存也。”非曰。《吕氏春秋》曰：“夫人以食死者，欲禁天下之食，悖矣。有以乘舟死者，欲禁天下之船，悖矣。有以用兵丧其国者，欲偃天下之兵，悖矣。”杜恕曰：“夫奸臣贼子，自古及今，未尝不有。百岁一人，是为继踵；千里一人，是为比肩。而举以为戒，是犹一噎而禁人食也。噎者虽少，饿者必多。”是曰。孔子曰：“恶讦恶以为直。”非曰。《管子》曰：“恶隐恶以为仁者。”魏曹义《至公论》曰：“夫代人所谓掩恶扬善者，君子之大义；保明同好者，朋友之至交。”斯言之作，盖闾阎之白谈，所以救爱憎之相谤，非笃正之至理，折中之公议也。世士不料其数，而系其言，故善恶不分，以覆过为宏也；朋友忽义，以雷同为美也。善恶不分，乱实由之；朋

友雷同，败必从焉。谈论以当实为情，不以过难为贵，相知以等分为交，不以雷同为固。是以达者存其义，不察于文；识其心，不求于言。是曰。《越绝书》曰：“衞女不贞，衞士不信。”非曰。《汉书》曰：“大行不细谨，大礼不让辞。”是曰。黄石公曰：“务广地者荒，务广德者强。有其有者安，贪人有者残。残灭之政，虽成必败。”非曰。司马错曰：“欲富国者，务广其地；欲强兵者，务富其人；欲王者，务博其德。三资者备，而后王业随之。”是曰。《传》曰：“心苟无瑕，何恤乎无家？《语》曰：“礼义之不難，何恤于人言？”非曰。语曰：“积毁销金，积谗磨骨，众羽溺舟，群轻折轴。”是曰。孔子曰：“君子不器，圣人智周万物。”非曰。列子曰：“天地无全功，圣人无全能，万物无全用。全，备也。故天职生覆，地职载形，圣职教化。”是曰。孔子曰：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”非曰。孔子曰：“晋重耳之有霸心也，生于曹卫；越勾践之有霸心也，生于会稽。故居下而无忧者，则思不远；覆身而常逸者，则志不广。”是曰。韩子曰：“古之人，目短于自见，故以镜观面；智疑于自知，故以道正己。”非曰。老子曰：“反听之谓聪，内视之谓明，自胜之谓强。”是曰。唐且曰：“专诸怀锥刀而天下皆谓之勇，西施被短褐而天下称美。”非曰。慎子曰：“毛嫱西施，天下之至姣也。衣之以皮裘，则见者

皆走；易之以元纆，则行者皆止。由是观之，则元纆，色之助也。姦者辞之，则色厌矣。”是曰。项梁曰：“先起者制服于人，后起者受制于人。”军志曰：先人有夺人之心。非曰。史佚有言曰：“无始祸。”又曰：“始祸者死。”语曰：“不为祸始，不为福先。”是曰。慎子曰：“夫贤而屈于不肖者，权轻也；不肖而服于贤者，位尊也。尧为匹夫，不能使其邻家。及至南面而王，则令行禁止。由此观之，贤不足以服物，而势位足以屈贤矣。”非曰。贾子曰：“自古至今，与民为仇者，有迟有速耳，而民必胜之矣。故纣自谓天王也，而桀自谓天父也，已灭之后，民以骂之也。”以此观之，则位不足以为尊，而号不足以为荣矣。是曰。汉景帝时，辕固与黄生争论于上前，黄生曰：“汤武非受命，乃杀也。”固曰：“不然。夫桀、纣荒乱，天下之心，皆归汤、武。汤、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、纣。桀、纣之人，弗为使而归汤、武，汤、武不得已而立，非受命而何？”非曰。黄生曰：“冠虽敝，必加于首；履虽新，必贯于足，何者？上下之分也。今桀、纣虽失道，然君上也；汤、武虽圣，臣下也。夫君有失行，臣不正言匡过，以尊天子，反因过而诛之，伐立南面，非杀而何？”是曰。太公曰：“明罚则人畏慑，人畏慑则变故出；明赏则不足，不足则怨长。故明王之理人，不知所好，不知所恶。”非曰。文子曰：“罚无

度则戮而无威，赏无度则费而无恩。故诸葛亮曰：‘威之以法，法行则知恩；限之以爵，爵加则知荣。’”是曰。文子曰：“人之化上，不从其言，从其行也。故人君好勇，而国家多难；人君好色，而国家昏乱。”非曰。秦王曰：“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。夫铁剑利则士勇，倡优拙则思虑远，以远思虑御勇士，吾恐楚之图秦也。”是曰。墨子曰：“虽有贤君，不爱无功之臣；虽有慈父，不爱无益之子。”非曰。曹子建曰：“舍罪责功者，明君之举也；矜愚爱能者，慈父之恩也。”《三略》曰：“含气之类，皆愿得其申志，是以明君贤臣，屈己申人。”是曰。《传》曰：“人心不同，其犹面也。”曹子建曰：“人各有好尚。兰茝荪蕙之芳，众人所好，而海畔有逐臭之夫；咸池六英之发，众人所乐，而墨子有非之之论，岂可同哉？”非曰。语曰：“以心度心，间不容针。”孔子曰：“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是曰。管子曰：“仓廩实知礼节，衣食足知荣辱。”非曰。古语曰：“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，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。”是曰。语曰：“忠无不报。”非曰。《左传》曰：“乱代则谗胜直。”是曰。韩子曰：“凡人之大体，取舍同则相是，取舍异则相非也。”《易》曰：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水流湿，火就燥。云从龙，风从虎。”非曰。《易》曰：“二女同居，其志不同。”语曰：“一栖不两雄，一泉无二蛟。”又曰：

“凡人情以同相妒”故曰：“同美相妒，同贵相害，同利相忌”是曰 韩子曰：“释法术而以心理，尧舜不能正一国；去规矩而以意度，奚仲不能成一轮。使中主守法术，拙匠执规矩，则万不失矣。”非曰 《淮南子》曰：“夫矢之所以射远贯坚者，弓弩力也；其所以中的剖微者，人心也；赏善罚暴者，政令也；其所以行者，精诚也。故弩虽强，不能独中；令虽明，不能独行。”杜恕曰：“世有乱人，而无乱法。若使法可专任，则唐虞不须稷契之佐，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。”是曰 虑不先定，不可以应卒；兵不先办，不可以应敌” 《左传》曰：“豫备不虞，古之善政。”非曰 《左传》曰：“士苒谓晋侯曰：‘臣闻之，无丧而戚，忧必仇之；无戎而城，仇必保焉。’” 《春秋外传》曰：“周景王将铸大钱，单穆公曰：‘不可。古者天灾降戾，于是乎量资币，权轻重，以拯救人。夫备预，有未至而设之，修国备也。预备不虞，安不忘危。有至而后救之，若救火疗疾，量资币之属，是不相入也。二者先后各有宜，不相入。可先而不备，谓之怠。怠，缓也。可后而先之，谓之召灾。谓人未有患，轻而重之，离人匱财，是以召灾也。周固瀛国也，天未厌祸焉，而又离人以佐灾，无乃不可乎？’”是曰 《左传》曰：“古人有言：‘一日纵敌，数代之患也。’”非曰 晋楚遇于鄆，范文子不欲战，曰：“吾先君之亟战也

有故，秦、狄、齐、楚皆强，不尽力，子孙将弱。今三强服矣，齐、秦、狄。敌，楚而已。唯圣人能内外无患。自非圣人，外宁必有内忧。骄而冗则忧患生。盍释楚以为外惧乎？”是曰。《三略》曰：“无使仁者主财，为其多恩施而附于下。”非曰。陶朱公中男杀人，囚于楚。朱公欲使其少子，装黄金千镒，往视之，其长男固请，乃使行。楚杀其弟，朱公曰：“吾固知必杀其弟。是长与我俱，见苦为生之难，故重其财。如少弟生见我富，乘坚驱良，遂狡免，岂知财所从来？固轻弃之。今长者果杀其弟，事理然也，无足悲。”是曰。语曰：“禄薄者不可与入乱，赏轻者不可与入难。”慎子曰：“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，禄不厚者，不与入难。”非曰。田单将攻狄，见鲁仲子，仲子曰：“将军攻狄，弗能下也，何者？昔将军之在即墨，坐而织蓐，立而杖插，为士卒倡，此所以破燕。今将军东有液邑之奉，西有蕢上之娱，黄金横带，而驰乎淄澠之间，有生之乐，无死之心，所以不胜也。”后果然。是曰。语曰：“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”非曰。语曰：“交接广而信衰于友，爵禄厚而忠衰于君。”是曰。《春秋后语》曰：“楚春申君使孙子为宰，客有说春申君曰：‘汤以亳，武王以鄣，皆不过百里，以有天下。今孙子，贤人也，而君藉之百里之势，臣窃为君危之。’春申君曰：‘善’。于是使人谢

孙子。孙子去之赵，赵以为上卿。非曰。客又说春申君曰：‘昔伊尹去夏入殷，殷王而夏亡；管仲去鲁入齐，鲁弱而齐强。夫贤者之所在，其君未尝不尊，其国未尝不荣也。今孙子，贤人也，君何为辞之？’春申君又曰：‘善’。复使人请孙子。”是曰。韩宣王谓缪留曰：“吾两欲用公仲、公叔，其可乎？”对曰：“不可。晋用六卿而国分，简公用田成、闾止而简公弑，魏两用犀首、张仪，而西河之外亡。今王两用之，其多力者，内树其党；其寡力者，又籍于外权。群臣或内树其党，以擅主命，或外为势交，以裂其地，则王之国危矣。”又曰：“公孙衍为魏将，与其相田需不善。季文子为衍说魏王曰：‘王独不见夫服牛驂骥乎？不可百步。今王以衍为可使将，固用之也。而听相之计，是服牛驂骥之道。牛马俱死而不成其功，则王之国伤矣。愿王察之。’”非曰。傅子曰：“天地至神，不能同道而生万物；圣人至明，不能一检而治百姓。故以异致同者，天地之道也；因物制宜者，圣人之治也。既得其道，虽有相害之物，不伤乎治体矣。水火之性，相灭也。善用之者，陈鼎釜乎？其间爨之煮之，而能两尽其用，不相害也。天下之物，为水火者多矣，何忧乎相害？何患乎不尽其用也？”《易》曰：“天地睽而其事同也，男女睽而其志通也，万物睽而其事类也。”是曰。陈登为吕布说曹公曰：“养吕布，譬如养虎，

常须饱其肉，不饱则噬人。”非曰。曹公曰：“不似卿言。譬如养鹰，饥则为人用，饱则颺去。”是曰。刘备来奔曹公，曹公以之为豫州牧。或谓曹公曰：“备有雄志，今不早图，后必为患。”曹公以问郭嘉，嘉曰：“有是。然公提剑起义兵，为百姓除暴，推诚仗信，以召隽桀，犹惧其未来也。今备有英雄之名，以穷归已而害之。以害贤为名，则智士将自疑，回心择主。公谁与定天下者？夫除一人之患，以沮四海之望，安危之机，不可不察。”曹公曰：“善”。非曰。傅子称郭嘉言于太祖曰：“备有雄志而甚得众心，关羽、张飞，皆万人之敌也，为之死用。以嘉观之，其谋未可测也。古人有言曰：‘一日纵敌，数世之患。’宜早为之所。”曹公方招怀英雄，以明大信，未得从嘉谋。是曰。《家语》曰：“子路问孔子曰：‘请释古之道，而行由之意，可乎？’子曰：‘不可也。昔东夷慕诸夏之礼，有女而寡，为内私媾，终身不嫁。不嫁则不嫁矣，然非贞节之义矣。仓吾烧音奴鸟反。取妻而美，让与其兄。让则让矣，然非礼让之让也。今子欲舍古之道而行子之意，庸知子意以非为是乎？”语曰：“变古乱常，不死则亡。”《书》云：“事弗师古，以克永代，匪说攸闻。”非曰。赵武灵王欲胡服，公子成不悦，灵王曰：“夫服者所以便用，礼者所以便事。圣人观乡而顺宜，因事而制礼，所以利其人而厚其国。夫翦

发文身，错臂左衽，瓯越之人也；黑齿雕题，鯢冠秫缝，犬戎之国也。故礼服莫同，而其便一也。乡异而用变，事异而礼易。是以圣人谋可以利其国，不一其用；谋可以便其礼，不法其故。儒者一师而俗异，中国同礼而离教，况于山谷之便乎？故去就之变，智者不能一；远迹之服，贤圣莫能同。穷乡多异俗，曲学多殊辩。今叔父之言，俗也。吾之所言，以制俗也。叔父恶变服之名，以忘效事之实，非寡人之所望也。”公子成遂胡服。是曰。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非曰。孟子曰：“天道因则大，化则细。因也者，因人之情也。”是曰。李寻曰：“夫以喜怒赏诛，而不顾时禁，虽有尧舜之心，犹不能致和平。善言古者，必有效于今；善言天者，必有征于人。设上农夫欲令不日，虽肉袒深耕，汗出种之，犹不生者，非人心不至，天时不得也。”《易》曰：“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，动静不失于时，其道光明。”《书》曰：“敬授人时，故古之王者，尊天地，重阴阳，敬四时月令，顺之以善政，则和气可立致，犹枹鼓之相应也。”非曰。太公谓武王曰：“天无益于兵，胜而众将所居者九。”曰：“法令不行而任侵诛，无德厚而用日月之数，不顺敌之强弱而幸于天。无智虑而侯氛气，少勇力而望天福，不知地形而归过于时，敌人怯弱，不敢击而信龟策，士卒不勇而法鬼神，设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。凡天地鬼神，

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不可以决胜败，故明将不法。”司马迁曰：“阴阳之家，使人拘而多忌。”范晔曰：“阴阳之道，其弊也巫。”是曰。翼奉曰：“治道之要，在知下之邪正。人诚向正。虽愚为用；若其怀邪，智益为害。”非曰。夫人主莫不爱己也，莫知爱己者，不足爱也。故桓子曰：“捕猛兽者，不令美人举手；钓旦鱼者，不使稚子轻预。非不亲也，力不堪也。奈何万乘之主，而不择人哉？”故曰：“夫犬之为猛，有非则鸣吠，而不遑于夙夜，此自效之至也。昔宋人有沽酒者，酒酸而不售，何也？以有猛犬之故。夫犬知爱其主，而不能为其主虑酒酸之患者，智不足也。”是曰。语曰：“巧诈不如拙诚。”非曰。晋惠帝为太子，和峤谏武帝曰：“季世多伪，而太子尚信。非四海之主，忧不了陛下家事。”武帝不从，后惠帝果败。是曰。《左传》曰：“孔子叹子贡曰：‘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。不言谁知其志？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。晋为伯，郑入陈，非文辞不为功，慎辞也哉！’《论语》曰：“诵诗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。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”非曰。汉文帝登虎圈，美嗇夫口辩，拜为上林令。张释之前曰：“陛下以绾侯周勃，何如人也？”上曰：“长者。”又问曰：“东阳侯张相如，何如人也？”上复曰：“长者。”释之曰：“此两人言事，曾不能出口，岂效此嗇夫，喋喋利口捷给哉？且秦以

任刀笔之吏，争以亟疾苛察相高，然其弊，徒文具耳，亡恻隐之实，以故不闻其过，陵迟至于二世，天下土崩。今陛下以嗇夫口辞而超迁之，臣恐天下随风而靡，争口辩，无其实。且下之化上，疾于影响，举错之间，不可不审。”帝乃止。是曰。太史公曰：“《春秋》推见至隐，《易》本隐以之显，《大雅》言王公大人，而德逮黎庶，《小雅》讥已之得失，其流及上，所言虽殊，其合德一也。相如虽虚辞滥说，然其要归，引之节俭，此与诗之讽谏何异？”非曰。扬雄以为“赋者，将以讽也，必推类而言，极丽靡之辞，闳侈钜衍，竞于使人不能加也。既乃归之于正，然览者已过矣。往时武帝好神仙，相如上《大人赋》，欲以讽帝，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。由是言之，赋劝而不止，明矣。又颇类俳優，非法度所存。贤人君子，诗赋之正也。”是曰。《淮南子》曰：“东海之鱼名鲽，音士盍反，与床榻字同。比目而行。北方有兽，名曰娄更，食更候。南方有鸟，名曰鹳，音兼。比翼而飞。夫鸟、兽、鱼、鲽，犹知假力，而况万乘之主乎？独不知假天下之英雄俊士，与之为伍，岂不痛哉！非曰。狐卷子曰：“父贤不过尧而丹朱放，兄贤不过周公而管蔡诛，臣贤不过汤、武而桀、纣伐，况君之欲，治亦须从身始，人何可恃乎？”是曰。孔子曰：“不患无位，患己不立。”非曰。孔子厄于陈蔡，子路愠见曰：

“昔闻诸夫子，积善者，天报以福。今夫子积义怀仁久矣，奚居之穷也？”子曰：“由未之识也。吾语汝：汝以仁者为必信耶？则伯夷、叔齐为不饿首阳。汝以智者为必用耶？则王子、比干不见剖心。汝以忠者为必报耶？则关龙逢不见刑。汝以谏者为必听耶？则伍子胥不见杀。夫遇不遇者，时也；贤不肖者，才也。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，何独丘哉？”是曰。神农形悴，唐尧瘦臞，舜黎黑，禹胼胝，伊尹负鼎而干汤，吕望鼓刀而入周，墨翟无黔突，孔子无暖席，非以贪禄位，将欲起天下之利，除万人之害。非曰。李斯以书对秦二世云：“中子曰：‘有天下而不恣睢，命之曰以天下桎，若尧、禹然，故谓之桎也。’夫以人徇己，则己贵而人贱；以己徇人，则己贱而人贵。故徇人者贱，而所徇者贵。自古及今，未有不然。夫尧、禹以身徇天下，谓之桎者，不亦宜乎？”是曰。《论语》曰：“举逸人，天下之人归心焉。魏文侯受艺于子夏，敬段干木，过其庐，未尝不式，于是秦欲伐魏。或曰：‘魏君贤，国人称仁，上下和洽，未可图也。’秦王乃止，由此得誉于诸侯。”非曰。韩子曰：“夫马似鹿，此马直千金。今有千金之马，而无一金之鹿者，何也？马为人用，而鹿不为人用。今处士不为人用，鹿类也。所以太公至齐而斩华士，孔子为司寇而诛少正卯。”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否，还报曰：

“可攻也。其君好见岩穴之士，布衣之人。”主父曰：“如子之言，是贤君也，安可攻？”李疵曰：“不然。夫上显岩穴之士，则战士殆；上尊学者，则农夫惰。农夫惰则国贫，战士殆则兵弱。兵弱于外，国贫于内，不亡何待？”主父曰：“善”。遂灭中山。是曰。《汉书》曰：“陈平云：‘吾多阴谋。道家所禁，吾世即废亡，已矣！终不能复起，以吾多阴祸也。’其后元孙坐酎金失侯。非曰。后汉范曄论耿弇曰：“三代为将，道家所忌。而耿氏累叶以功名自终，将其用兵，欲以杀止杀乎？何其独能崇也。”是曰。《易》曰：“崇高莫大于富贵。”又曰：“圣人之大宝曰位。”非曰。孙子为书谢春申君曰：“鄙谚曰：‘厉人怜王’，此不恭之言也。虽然，古无虚谚，不可不审察也。此为劫杀死亡之主言也。夫人主年少而矜材，无法术以知奸，则大臣主断图私，以禁诛于已也。故杀贤长而立幼弱，废正嫡而立不义，《春秋》戒之曰：‘楚王子围聘于郑，未出境，闻王病，反问病，遂以冠纓绞王杀之，因自立也。齐崔杼之妻美，庄公通之。崔杼率其党而攻庄公，庄公走出，逾于外墙，射中其股，遂杀之，而立其弟。近代李兑用赵，饿主父于沙丘，百日而杀之。淖齿用齐，擢闵王之筋，悬于庙梁，宿昔而死。’夫厉虽肿胞之疾，上比前代，未至绞纓射股也；下比近代，未至摧筋饿死也。夫劫杀死亡之主，心之忧劳，

形之困苦，必甚于厉矣。由此观之，厉虽怜王，可也。”是曰。《易》曰：“备物致用，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者，莫大于圣人。”非曰。《庄子》曰：“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。虽重圣人而治天下，则是重利盗跖也。为之斛斛以量之，则并与豆斛而窃之；为之权衡以称之，则并与权衡而窃之；为之符玺以信之，则并与符玺而窃之；为之仁义以教之，则并与仁义而窃之。何以知其然耶？彼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为诸侯。诸侯之门，而仁义存焉，则是非窃仁义圣智耶？故逐于大道，揭诸侯，窃仁义，并斛斛权衡符玺之利，虽有轩冕之赏，弗能劝，斧钺之威弗能禁，此重利盗跖。而使不可禁者，是乃圣人之过也。故曰：‘国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’彼圣人者，天下之利器也，非所以明天下也。”是曰。《论语》曰：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，斯滥矣。”非曰。《易》曰：“穷则变，通则久。是以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。”太史公曰：“鄙人有言：‘何知仁义？已飧其利者为有暴戾，其徒诵义无穷。由此观之，‘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为诸侯。诸侯之门，仁义存焉’，非虚言也。今拘学成抱咫尺之义，久孤于代，岂若卑论侪俗，与代沈浮而取荣名哉？”是曰。东平王苍曰：“为善最乐。”非曰。语曰：“时不与善，己独由之，故曰：非妖则妄。”是曰。庞统好人伦，勤于长养，每所称述，多过于才。时人怪而问之，统曰：“当今天下大乱，正